庫全書

子部

諸子之書最有害道而無稽者如韓非子書有云齊宣 王問巨情曰儒者鼓瑟乎對曰不也瑟也者以小經為 欽定四庫全書 大聲以大經為小聲是細大易序貴賤易位儒者為害 學解佔畢卷二 瑟先於琴 宋 史繩祖 撰

見日草心事

義故不能宣王曰善余因涉獵至此而大哂之烏乎非

學所化甲

也又按爾雅注疏瑟者登歌所用之樂器故先釋之琴 乎或者又曰六經言皆兼琴瑟而孔門言瑟而不及琴 於其之門而非乃設巨倩之解以為儒者不能其誰 凰論語止言鳳而不及凰 蓋言瑟而琴可知言鳳而 何也曰示有先也舉瑟而琴可知矣亦由六經兼言鳳 而不言琴如孔子取瑟而歌曾點鼓瑟希由之瑟奚為 何為出是言且魯論一書孔子所言諸弟子所述言瑟 可見矣按世本曰伏義作瑟黄帝作琴琴之作後於瑟 凰

金月四月月

九三日年 公子 非刑名之陋 之立變則尸子之審音過於非遠矣因並識之以洗韓 於行而尸子亦謂夫瑟賢者以其義鼓之雖有暴君為 此 記 笙其三章曰吹笙鼓琴琴固次於笙下義可見矣又禮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又如鹿鳴首章則曰鼓瑟吹 為樂器通見詩書故此釋之詳此則見先後之序又如 雅淡之樂世本又謂瑟者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 日清廟之瑟朱經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也注謂 Ų 學解化甲

國寺飯僧因嗟歎以為三代之禮盡在是矣誠哉斯言 考而筆其一二以勉學者余當觀張横渠語云曾看相 飲食衣服有生之所不免也去古愈遠錯謬日甚姑夷 銀牙四周分書 飲食衣服令皆變古

一朱文公注云陸氏魯論釋瓜字作必謂古人飲食每種

食先出生蓋孔子鄉黨所謂疏食菜養瓜祭必蘇如也

余亦曾觀成都華嚴閣下飯萬僧始盡得横渠之所以

歎蓋其席地而坐不設将桌即古之設進數席也未

忘本也孔子雖薄物必祭祭必敬如齊嚴此聖人之誠 之又終食之間寂然無聲此子所謂食不語也只此三 為禮今之腐係匪惟不能祭見有學者行之則指以消 施氏遇我以禮吾祭作而曰疏食不足祭也古人以此 余又於禮記及左傳有云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能少 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 大江丁声 二 者非三代之禮而何及到石室亦看士人會飯則攫拏 佛為突是不曽讀書也而反使髡徒得竊吾教而堅持 學斯佔畢

袁冠優則又乖甚古者有冠而無中非無中也蓋中止 金片四月分書 於虞人亦以皮冠野老亦以黃冠是有簪導方為冠也 两幕士夫會食亦猶是也得不動横渠之歎耶至如衣 天遠遊方山之類武夫則有錦鵜附居則有竹皮鹿皮 至於罪人方去其冠而加黑慘漢世之冠貴者則有通 以幕尊嬉瓜果之用不加於首也故六經止言冠下)亵談喧笑視飯僧為有愧匪獨士也余嘗出入制總 猿猿者有之吼詈齊僕庖人者有之打損器四者有

た三日日 h 狄製及後唐而施長脚以同伶優之賤以至於今士夫 人之首如危人緑情是也至晉人輕浮方有接解白葛 之類皆冠也以簪附之而所謂巾情稍稍施於執事賤 而無靴故靴字不見於經至趙武靈王作胡服方變履 安之曽莫議其非者以至於履舄則古有舄有履有履 中為禮而戴冠不中者為非禮又朝服撰頭乃後魏 靴而至今服之本朝 酒之中然起於後漢郭林宗折角中矣至於近代反 學群佔果 徽宗政宣間當變靴為履矣至 四

服也是數者學士大夫皆安之而莫或建議章之匪 衣為橫幅而經於下謂之欄今之公裳是也則外域 夫并行科升章則簪冠而徹中穿舄是三代之制尚於 得竊其似以堅執不變凡間居則以中覆冠及謁見士 羽士見之至如上衣下裳各為長短之制衣幾至膝裳 髙宗時務反政宣之失仍變優為靴此由秦檜不知書 裙也今之祭服是也後魏胡服便於鞍馬送施裙 止知有比敵為國爺也然冠侵兩事及使今之道流

金与四月百書

宣聖之誄數處互有不同左氏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 巴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愁遺一老伴屏余 擅弓乃云魯哀公誅孔子曰天不遗者老莫相余位馬 古博雅知禮通方之士而正馬 優而為怪服妖服嗚呼可不哀哉痛哉姑筆之以俟好 不欲草之至如慶元間四山幼朱文公之疏以深衣冠 人在位煢笑余在疾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而禮記 孔子誄

た三日年三十

學齊佔軍

金万四月月 幻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告於時惠於財親賢 家語冠頌篇周公命祝雅作成王冠頌曰祝王達而未 大聖人之誄尚紛紛異同如此況其下者乎 昊天不吊不愁遺一老仰屏余一人而止又與史記異 載全同而班氏前漢五行志則云孔丘卒哀公誄之曰 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初志心衮 嗚呼哀哉尼父與左氏異而史記孔子世家與左傳所 成王冠頌

史記箕子世家云箕子朝周過故殷據感宫室毀壞生 華何所據而與家語異耶然余及六經中三代時未常 雍曰近於民遠於侯近於義當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 博物志乃云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違而勿多也祝 職飲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而晉張華 有先帝之言秦以後方稱先帝則華為失據矣 顯先帝光耀以奉皇天之嘉禄其不同如此不知張 麥秀之歌

たこり屋へいり

學齊佔軍

宋玉笛賦枚乘七發皆作麥秀嶄分注麥芒也字之稍 之歌只差末句一字惟書傳序與歌嶄斬蠅蠅字不同 郷 載則曰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蕲斬兮禾泰之 漸兮未泰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史記尚書傳所載 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 兮不與我好兮世皆熟之矣然余嘗討論尚書大傳所 禾泰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 蠅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為麥秀之歌歌曰麥秀漸

我 分四月全書

牾耶 雲四蛇各入其字一蛇獨怨然不見處余當觀劉向新 推從者憐之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 史記世家晉侯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禄禄亦不及子 稱父母之國尤為有理不知司馬何所據而與書傳抵 差不為要切但史記以為箕子而書大傳以為微子且 龍蛇之歌

序乃云子推之詩曰有龍橋矯将失其所有蛇從之周

學衛佔果

次三日事心等 ·

雖 黃魯直次東坡韻云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公如 之云 向 金に人は一人人 而實不然其深意乃自負而諷坡詩之不入律 國楚吞五湖三江 其尊坡公可謂至而自况可謂 流天下龍入深淵得其安所有蛇從之獨不得甘雨 小尚有四篇之詩入國風楚 相 距不遠且向號博洛羣書所載不同如 坡詩不入律 雖 大國而三百篇絕 此故 也曹部 並 録 遷

好罵謹不可學又指坡公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追古 取馬至屈原而始以騷稱為變風矣黃又當謂坡公文 人信斯證也 漢遺文

節使王聚敬祭金精神馬縹碧之雞歸來歸來漢德無 甚多今略舉其一二如王褒祭金馬碧雞神文日漢持 唐柳宗直編西漢文章只據正史及文選而編之遺軼

九三日戶 八十

疆見於後漢史西南夷傳注又漢西都時南宫寢殿內

學齊佔甲

便富點有南朝徐度體因効之為桃花賦今皮之桃花 唐文多有遺軼要切者 金月四月全書 古不可缺也故録之以資博識之士有 此也如董仲舒日食祝見於周官太祝注此皆文辭 長載於張華博物志雖歐陽集古趙明誠金石録 原型非寧非康不封不 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雕 唐遺文 樹 如宋璟梅花賦皮日休謂其清 作靈垂光厥 狡 銘 馬 何 依王史威 亦遺 簡

少に 日東 子門 矣恐其歲久則此賦亦泯沒無考故全錄之尚幾有 刻曾祖作巴倅時曾有墨本藏之家今兵火後碑亦壞 十餘卷而此兩賦俱不在惟擊風則巴州 姚 賦 進士避難到巴州宴於郡樓坐中作擊風賦極精工郡 鉉 及國初館閣所編文苑英華唐人花木音樂賦各有 由賊顯名後人遂命之曰擊歐樓而此賦亦不傳如 尚傳而宋之梅花賦乃不傳又唐未張曙中和間東 編唐文粹及蜀本唐三百家文粹唐七十家大全 學都化畢 郡樓尚有 砰

余賦之余曰不過為樂之至於斯酒酣舐筆乃為賦云 可以抑揚淫放頓挫勢竹運動節奏出鬼入神太守請 饌酒簇樂以相為娱言間有馬處士末至善擊歐者請 避 博訪之今先録張之賦於后云唐張曙擊風賦升序宋 王九辯曰悼余生之不時今余不時也甲辰竄身巴南 如廣平梅花賦則平生訪尋終不得見是可惜也俟更 清燕爰賜妙絕處士審音以知聲余審樂以知化 一許潰師郡刺史甚惟接春一日登郡東樓下臨巴江 斯

金号巴尼台書

器之為質分白而貞水之為性分柔而清水投器而有 窮玄咀祉拂綺井以連騫送楓汀之靡迤密限有雪彪 てこりき 生孰為節奏樂我生平何彼穠矣髙樓燕喜叩寂含商 敲蕭熠爚撇挨縱横胡不自 勃絲而起胡不從金石而 象器藉水而成聲始因心而度曲俄應手以徵情莫不 · 鴈高柳鳴蟬董雙成青骥鸞飢啄開珠網穆天子紅 回浪旋似欲奮而還駐若將窮而復連得不似驚 雕虎揚睛潭上無風捷獵而金虬跋尾目運心語 1.45 學所佔畢

底之泉嗚咽上涔陽之櫓鶯隔溪而對語一浦花紅猿 霧隔覽故步以躑躅有餘聲而滴瀝臨流而欲去依依 裊樹以哀吟千山月午斯皆從有入無妙動玄樞灔飐 宋玉筵中隨齊等楚舞疾徐奮袂曲折紫組潺湲下雕 殺兮鈿箏金鐸愁聞兮鬼嘯神呼時也曲闄酒嚴煙迷 諒悲哀以為主誓不向單于臺畔和塞葉胡笳定不入 韁馬解踏破瓊田腭貽衡盱神清調古既嗟嘆之不足 則水心雲母丁當則杖杪真珠於是發春卉駭靈妹羞

金定四庫全書

卷二

哉 勞於進贖謳歌為序其芳塵余乃歌曰江風起兮江 春千里萬里兮愁殺人樓前芳草兮關山道江上孤 轉首而相看脈脈太守曰遭止良辰好樂還淳諷賦 处已日華仁等 際唐文士於尊俎顷刻之間作此等大篇之文豈不偉 乎是非何顧慕乎隆替飄纓宜入醉鄉來自識天人之 兮楊柳津是何即我 分擊拊眷我 兮慇懃回首而漁 **抴凝眸而思婦霑巾夫當筵一** 學衛化甲 曲人生一 世何紛揉 樓 豿 帎

金にていたる 漢黄霸傳賜雀集丞相府鶡字音芬非音曷也令人例 漢鴻雀辨

似鳳也若夫鵑雀之鵑青色好關不止俗謂之鵑鷄音 而師古注曰蘇說非也此騙雀音芬本從鴻字通用鴻 以曷字讀之誤矣按霸傳蘇林注云今武貴所著之點

園與此鶥雀音芬者不同故志之以正訛外 晉志之誤

與婦弟羅君王同讀晉書君王曰嵇康之誅於晉

とこう ライル 年號實始於宋武孝建也孝建元年甲午距後魏孝莊 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邊文曰四銖則是錢載 始於此余按杜佑通典歷叙古今錢幣之制載宗武帝 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鑑遂以錢載年號 馮鑑事始載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髙道穆曰論今復 文帝執魏柄之時疑不當傳於晉向秀卒于魏世其傳 亦然又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傳與嵇康書者皆當考 錢載年號之始 學點佔軍

北分割各自為史鑑遂失考年代之先後見識何汗 謂改鑄大錢年分之始非事始也此固可笑矣當時南 請載年號以記其始遂以為事始於此不知萬之奏乃 耶恐後學承訛襲謬不得不辨 永安二年巳酉鑄永安五銖錢之歲凡七十有六年紀 余當見陸游務觀筆記有云予初見梁歐陽顧傳 昭昭豈可謂始於永安鑑讀書不精誤以髙恭之奏 銅皷始於漢

金月四月在書

少足口車上馬 謂深方珍貴己失之矣而歐陽生自梁距漢世未甚遠 此皷乃南蠻用之不足辱秘府之藏然自梁時已珍貴 而謂累代所無尤可訝馬 漢書馬伏波傳云接征交趾得駱越銅皷改鑄馬式上 在宣司見西南夷銅鼓頗精秘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 詔置宣徳殿門則銅鼓已見後漢傳非異書也陸氏 如此不知何理也如上皆陸放翁之筆弟余曹觀東 學點佔軍 +

在嶺南多致銅皷獻春珍異又云銅皷累代所無及予

金にせいりる言 王會貢職两圖之異

來朝李德裕上言有詔為續王會圖即無職貢之名而 之及考唐書亦同謂之王會圖至武宗時點戛斯君長 蠻謝元深入朝顏師古奏昔周武王時遠國歸款乃集 其事為王會篇可圖寫遺後為王會圖詔令閻立本圖 東坡有閻立本職页圖詩注引譚廣録載貞觀三年

所謂貢職圖者見於私府羣王帖中李公麟所述云梁

元帝時蕭繹鎮荆時作貢職圖狀其形而識其土俗首

傳記小說多失實只如事始謂蒙恬造筆蔡倫造紙皆 |虜而後蜑凡三十餘國唐閻令作西域圖魚彼土山川 未必然蒙恬乃秦時人而詩中已有彤管謂女史所載 王會及西域圖乃閻立本也坡指職員為閻所圖誤矣 以盛會同而奢遠覽亦貢職之流也元祐元年六月望 大三日月 · 日李公麟書于奏即竹軒詳此則是貢職圖乃蕭繹 而絕色伽梨凡九國中有狗頭大耳鬼國為可駭皆所 紙筆不始於蔡倫蒙恬 學齊化畢 中四 而

金厅四屋全書 筆乃今竹筆非毫也至蒙恬而始用虎毫耳殊不知莊 注蒙恬之為筆也以柘木為管鹿毛為桂羊毛為被亦 舐耶莊子在秦之前筆非造於蒙恬明矣况崔豹古今 文寫之又爾雅及說文云泰謂之筆楚謂之律吳謂之 子書中有舐筆和墨之句則以毫染墨明矣竹筆豈可 不幸無謂之弗其來尚矣馬大年乃附會以為簡牘之 筆於獲麟又尚書中候云玄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 之筆又傳謂史載筆又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

由說文秦謂之筆一句以誤後世又如察倫乃後漢 非謂兔毛竹管也則又豈可謂忠毫起於蒙恬耶此 古今樂錄四皓隱居南山髙祖聘之不甘仰天嘆而作 前世則有之謂紙筆始此二人則不可也 字已見於前漢恐亦非始於蔡倫但蒙蔡所造精工 按漢書四皓即東園公綺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年 而前漢外戚傳云赫 漢四皓歌同異 跪書注謂赫跪乃小紙也則 端

たとり車と時

學断佔軍

貴之留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兩歌互有不同然萬士傳 以療飢唐虞徃矣吾當安歸此載於先秦文章及文 樹木漠漠髙木崔嵬嚴居穴處以為幄茵煜煜紫芝可 見焚書坑儒退隱商山乃作歌曰昊天嗟嗟深谷逶迤 皆八十餘鬚眉皓白故曰四皓崔鴻曰四皓為秦博 世皆見之矣然余請皇甫諡萬士傳云四皓見秦政暴 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髙蓋其憂甚大富 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萬士深谷透逸煜煜紫芝

金石巴尼白雪

為遺恨又陳正敏逃蘇問覽云王右軍蘭亭以天朗氣 林之奇少韻編觀瀾文序曰文選不以蘭亭記識者以 之歌尤勝故併録之 辩崩亭不入選之失

陳氏之說随矣周公作時訓以二十四氣定七十二候

三月為清明朗即明也言氣候當辰為出火清且明

天朗氣清而何且張平子歸田賦曰仲春今月時

學商佔軍

文·己口声()

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然絲竹管經語亦重複余謂

坡公元脩菜詩自序云菜之美者有吾鄉之巢故人巢 蕭陳之恆 稄 白玉琯唐賀懷智琵琶以鵙難為彼之類非必絲竹 張禹傳云後堂理絲竹管經孟堅注已作四義又舜有 作解事者而陳氏又附和以絲竹管經重複之語不知 氣清蕭統取歸田入選而遺蘭亭正東坡所謂小兒 可以為經管也豈足以病右軍之文故識之以 坡注之誤 而 强

金月四月百書

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 言亦非為楊德祖而發蓋孔融字文舉為北海太守楊 孔雀是君家禽其注云王隐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 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 漢書俱不載此事獨世說言語門載梁國楊氏子年九 脩字徳祖俱漢末同時之人並為曹操所殺有傳在後 楊梅為楊家果孔雀為孔家禽事耳然此非孔北海所 元脩嗜之且云使孔北海見之當復云吾家菜耶蓋謂

大三日年 100

學斷化早

金月四月月 坡詩乃妄云世說注楊氏子楊脩也而又注贈僧惠表 楊脩之死近百年矣豈相干耶巢元脩一時誤舉以為 脩也今晉書自有孔坦傳仕于晉元帝成帝時 山陰人善春秋任至廷尉卿即不曾注云楊氏子乃楊 孔融坡遂因而筆之於序固失契勘矣而趙次公者注 詩則又直指云世說 舉其一以為不換箋注者之笑 不知何所憑證而敢如是胡說趙公如此類者甚多 孔融指楊梅戲楊脩曰此 距 君家 孔 融

西清詩話載晏元獻守汝陰梅聖俞往見之置酒頻 五平五側體

然晏只引一句而梅賦全篇已覺解貴余又當觀陶 字寄公如云月出斷岸口影照别舸背云云固為住作 風是也恨未見側字耳聖俞既引舟遂作五側 上晏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聲製字稳帖如枯桑 體四十 知天

孁白獸關皆傑句也其餘諸家五平五側句甚多至皮

學所信甲

ただり自己

明詩萬族各有託韓文公詩此日足可惜杜工部

詩

年永卿著懶真子録辨王逸注楚詞以芰為淺秦人曰 前輩筆記小說固有字誤或刊本之誤因而後生未學 乎余疑於是不得不識之 金月四日白書 不稽考本出處承襲謬誤甚多今略舉其一端如馬大 Ð 休陸龜蒙又有五平五側 俱云恨未之見何耶又所賦之詩果能掩三子之作 紛紛不足數而陶杜韓之句可忽乎梅晏俱號博洽 **菱菱二物** × 倡和在松陵集中籍曰餘

皆又云淺厥擔注今水中支此皆馬所記也今余考爾 英光英明為英光英明此馬大年之誤尤可哂也 之淺其失明甚而馬又併以從水兩淺字交證且誤 其為二物不同王逸誤引陸生之陵曰薢浩而為水中 薢洁英光注云英明也或云蓤也關西謂之薢洁字音 解片之誤當矣惜其字有差誤義遂不明永卿謂爾雅 非 正本則云解為英光注英明也即 及至淺蘇攜然後從凌注水中芝也則是薩與淺 仐 也 或回陵也然

大足口事在馬

學新佔果

金月四月 酒 價緋魚 石重

百青銅錢上喜其對又蔡嶷廷試第一俄 十上曰何以 唐京官五品方賜 丁謂參知政事真宗當問唐酒價幾 對曰在唐借絲 知謂 亦 緋 引杜詩云速來相就 佩 佩魚因誦白居易詩為證曰 魚借 緋 PP 不佩國 何 飲 謂 召對 朝 對以每升 一斗恰有 因循 微宗問 其 親 用月 制

紫泥書便將朱紱還鈴閣

却著青袍侍王除

奈

服色恩光盡反初

投老喜地黄草峽眼

明

とこうほんに 者曰太白謂美酒耳恐杜老不擇飲而醉村店壓茅柴 學也謂字謂之姑蘇人嶷字文饒河內人並見於曾慥 嬌癡三歲女遠腰啼哭愈銀魚上尤喜其對之捷二事 句以為李杜同時何故詩句所言酒價頓異客有戲噱 詩選紀載後余因看李太白詩有金樽美酒斗十千之 ıĘ, 耳坐皆大笑然亦近理也 相類但佩魚之對尤切於典故信大臣占對不可無 阿房宫赋善用事 學齊化果 Ť

法經可證史史不可證經前代史可證後代史後代 到定匹月全書 星名何與於長橋之勢哉又此賦善於用事凡作文 誤讀龍字了左傳龍見而雲注謂龍星也非龍也龍星 橋之即波上如龍之未得雲而飛去正如蛟龍得雲雨 杜收之阿房宫賦長橋即波未雲何龍正本元是雲字 未見則為之雪今曰未雲則龍當未見何形可見龍 恐終非池中物之義若加以零字則不惟無義兼亦錯 後人傳寫之訛云未零何能殊為無理杜之意蓋謂長 卷二 بح 又

物為香也只如近世文人作漢宮詞婕妤怨明妃曲而 椒其馨其臭如蘭蘭有國香是也楚詞亦只以椒蘭為 横焚椒蘭也兩句尤不可及六經只以椒蘭為香如有 とこり ラントラ 後詞人方引用至唐人詩文則盛引沉檀龍麝為香而 香如椒漿蘭膏是也沉檀龍麝等字皆出於漢西京以 可以證前如阿房宫賦所用事不出於秦時只煙斜霧 用梅粒蓮步字尤為可笑此皆齊末以後事漢時寧 及椒蘭矣牧此賦獨引用椒蘭是不以秦時所無之 學職佔畢

Ŧ

指三月二月安得有新絲耶當是四字傳寫者訛刻畫 **聶夷中傷田家詩最得風人之體但二月賣新絲恐當** 此 部定四月全書 所在必於此時蠶事方盛蓋月令蠶事乃在季春之月 作四月蓋二月則諡尚未生戴勝降於桑乃三月內節 而祭義態歲注亦云三月月盡以後豳風蠶月條桑亦 見此而效之耶劉觀堂所謂不善用事為事所使殆謂 U 月無絲

耳 ビヨド 愷 孫 毅末 其曰五月糶 **今同姓名者多矣而祖孫父子同名為可答論** 傳見 皆又 南宫适漢世已多至晉而尤甚 父子同名可咎 愷王 於 有有 安 愷 為為 两 傅一 趙吳 两 周 訪 王降 周 之 死周 倫將 撫 B 吏訪 同 陽 嬖孫 秀 學商化學 誤傳 胪 *7*5 牧時 見 見 而 崇 訪有 贾 為 隅) 無 訪與 侃充 傳彭 奮 訪 傳傳 城 通有 擊同 秵 為內 如 解 娃 兩 王 史 虚 毅 仲即 王 傳解 詸 特 - 쯥 有 見 劉武 語

同之 誌 之長子亦名屈此祖 太守帝 同名無足怪也然容齊隨筆載拓拔魏安同父名屈 ·而羅君乃中華人又既號為處士乃至父子同名鳥! 曰君 袓 停又王 渾太 原 孫同名該曰元魏乃北 詩請父請學優 書树寒食詩 又唐文宗韶以韓 人 人以平 子 孫同名也襄陽有隋處士羅君 吳 曰 絕云與此 不仕 澄功 綍 赳 此父子同名也余 矢口 僔 子 狄之 制 雨 漜 韓 **誥時又有** 澄有 為 俗不足以 젥 真 縱 傳 侯 同時 又 3 有 謂 禮義責 韓 戎 而 傳 魏 同 树 同 安

为四月

合言

山 然此 班誤 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勤欲晴去得順風來者 大記司臣 List 為同子豈不萬萬相遠哉 谷云班氏以關穀於蒐得姓凡班姓皆當從班史作 而僭處士之號即視司馬遷以趙該與父同名而稱 坡文之妙 乃隳括劉禹錫何卜賦中語曰同涉于川其時在 17 班氏當從班 學齋化畢 辛

奇妙也 錢買玉山自倒非 節自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至相與枕籍乎 金与四月百言 乃穆之厄坡以 風公者之吉泝者之凶同蓺于野其時在澤伊種之 字之義蓋奪胎換骨之妙也至如前亦壁賦尾段 不知東方之既白却只是用李白清風明月不用 表忠觀砰體孝門銘 縣十四字而包盡劉禹錫四對三十 人推 Ł 聮十六字演成七十九字愈

20.10 mt 1.14. 於唐孝友傳文甚典雅蘇軾表忠觀碑視柳有加宜乎 銘 東坡表忠觀碑先列奏狀以為序至制曰可而系之 於史法矣 金陵王氏以太史公所作年表許之二文旨意其允合 以忠比孝全用其體制耳柳宗元孝門銘史臣既全載 左傳云譬諸草木吾臭味也屈正平離騷經 其格甚新乃做柳柳州所作壽州安豊縣孝門銘蓋 周子爱莲說如屈原橘 學商估里 頌 **-**篇之中

物皆備於我之所著形是可敬也讀者宜精體之 能盡物之性格物之妙無復餘蘊蓋心誠之所發越萬 轍不寧惟是而二篇之文皆不滿二百字詠橘詠蓮皆 作爱遵說謂連為花之君子亦以自況與屈原千古合 而效法之亦因以自託余因文公之言而謂濂溪周子 固以香草而比君子矣然於九章中特出橘頌一章 不可移徙也未乃言橘之高潔可比伯夷宜立以為 文公謂受命不遷謂橘踰淮為枳也原自比志節如橘

5四月全書

大足り声心的 |啓武帝之侈心君子已耻之其後揚雄做之作劇泰美 新尤為可耻班孟堅典引亦引符瑞以效尤唐人作玉 司馬長卿封禪文典雅為西京之宗然未免託符瑞以 為正符哉未有棄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遂 天于其人体符不於祥於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茲 **脒真紀以美元宗尤淺陋及柳宗元正符謂受命不于** 洗前作之陋為可喜也 正符過封禪文 學衛信果 一五五

班 皆 女口 莊周之書有鷦鷯巢林不過 里而風斯下蓋齊物之論也後世有本其說 金八四八八百言 國朝宋祁新唐書藩鎮傳序全載杜牧 守論 固項籍傳替全載買誼過秦論 張茂先賦鷦鷯自譬甚小李太白賦大鵬自譬甚大 通其性而已不出莊周齊物之 漢唐史取當代之文以為替 小各適其性 枝又曰鵬搏扶 論 叙 篇蓋守論 耳 而賦之者 為實體 乃藩鎮 揺

昔買生之過泰曰云云如搏蛟縛虎之手何必皆自己 之史筆而買杜二子之文益有光於信史矣 出宋公用其體尤為歐公之所稱美匪惟班宋擅一 呂氏春秋云草木之花皆五出雪花獨六出古今莫喻 生之名而書其文幾若擀人之善曷若班氏直下贊云 而證之然司馬遷亦當取過秦論而賛秦紀矣但沒賈 之事實而過秦實項氏之張本不嫌取當代詞人之文 六出四出花

C [] [] [] []

學齊化軍

二十六

金栗犀首纍繁佩印章自注云顧虎頭善畫金栗佛 數五故草木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地 其 云四出花中異三開格外芳名高評月品前勝霸秋 孫行佩五國相印真善借諭而體物矣余亦嘗賦嚴桂 在 西方金之成數故花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云此桂 六出或言花中惟嚴桂四出之異余謂土之生物其成 離 熕 理獨朱文公謂地六為水之成數雪者水結為花故 ·騷以喻君也先師魏鶴山巖桂詩云虎頭點點 匹月全書 四乃

富弼 邵 九三司庫 周 或者頗許之以為弗可移賦他花木也 近 **鞏閘見録富弼** 氏間見録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制書國朝康定間 比然多是弼以余考之則是殊不知續 禮司熟惟加田 加田 知制誥封還 中書繳詞當始於唐人 知制誥封還遂國夫人詞 無國正加田如今之加食實封也 詞頭中書舍人繳詞 學虧佔果 頣 、通典中 頭 自公始又王 ニナセ 朝 論 所 謂 無

制煞則唐典故給事中亦草制耶故成袁髙之志云又 吳曽漫録仁宗朝胡宿武平知制語封還楊懷敏詞 該治之士而俱不知此 長慶元年中書舍人白居易繳還獨孤朗溫造李肇王 金分四月全書 上問宰相故事文彦博對曰唐給事中乘髙不草盧杞 有封還詞頭故事非始於本朝富獨也王攀邵博俱號 鎰四人除刺史詞頭云臣未敢撰進則唐中書舍人已 唐給事中草制學士不草制 何 EB 頣

韓渥金鑾客記曰崔貽範於鳳翔圍城中挾李茂貞起 渥曰學士無以性命為戲渥不答局戶而寢明日無麻 復作相渥當草制抗疏論其不可夜半中人以詞頭 欠三日年上時 宗曰卿薦貽範朕不拒渥不草制朕亦不拒其如道 制宣讀茂貞曰陛下命相學士不肯草制與反何異昭 留請假榜子與孔目官而去學士不肯草制自唐韓渥 分明何至范蜀公東齋記事真宗欲立章獻為后楊文 公不草制章獻既立楊文公億不自安乃託母疾而行 學齊佔軍 テン

荆 始也 皆 雕 梅遗梁王梁王之臣曰 乃逍列國之君則 プロルクラ 枝 44 以陸范為整不知劉 頭人江南無所有 訬 **請長安與范蔚宗并詩一** 扩 謂陸凱與范蔚宗相善凱自 梅 遣使始於諸發不始於陸 扩 Flyp 梅遣使始此矣 韓 向 則曾 卷二 說苑已 子者 一枝 絕云折 顧左右曰烏有 春後世紛紛舉用 載 赵 江南遣使寄梅 凱 使 花逢驛使寄 ~諸發執 枝 多 枝 梅 jħį



金ラセムハー 學齊佔畢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學齊佔畢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松文覆勘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框總校官進士臣朱 鈴

腾绿监生臣王志遠

股法馬聯王肅音股字作般云旋也日隨天左旋也乃 たこり車 隨天左旋 明周易音義至明夷卦明夷于左 學衛信甲 Section Sec 公援引月令注疏為監詳 隨天左旋援引張橫渠朱 史繩祖 撰

余既以 於先儒之言而研精軍思以推廣之昔有問伊 於鑿經耶余急應之曰是何言也 精詳夏無昔聞然不知 問於余日子之以秤 先儒不及引此耳故 知經注已及之不待注疏及後世之辯也尤為端的 金切四月五十五 拜乘易數及三數來四之疑 稱物平施及三乘四数詳於前卷矣或有拘 两乘易數又以三數乘四數 鋖 先儒未有及此 レス 補其前說 余非 生知蓋亦 而子言之不幾 国甚 奻 回易 求 惜

欠に日事心時 也又蔡節齊晚年受易說於朱文公文公曰易究竟以 易凡三百八十四爻余得以此而乘易之數則靡不合 無不合者人患不精思耳豈余臆說哉或者恧而退 天數乘地豈可以地數乘天耶余因此語而以三乘四 三兼之而因以起數三者天數也四者地數也只當以 重幾何答曰易重一斤蓋謂一斤凡三百八十四銖而 數乘四數方為精察蓋天一地二而陰陽之數備天 因重乃伏羲而非周文 學衛信甲

之為易也縱以是為夫子之言豈不可信於司馬遷之 始有為也然則是言夫子之言耳余亟應之曰固哉子 之意蓋取諸易卦止是取其義與象契非必見卦而 農堯舜之世而取象乎或者又有云易說十三卦制 羲氏也謂文王之重易特太史公之臆說而未之前聞 曩者余作麗習堂記舉易系謂伏義觀象盡卦八卦成 使因重而果出於西伯則十三卦體曷為而已具於神 列而象在其中因而重之而爻在其中曰畫曰重皆伏

日四月月

豈有子掩父之善而徑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 養歸職黃帝每卦八別者重之數或謂夏曰歸職坤為 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 7 1.17 in 1.45 大驗矣周官乃周公所作之書若使果是西伯重易則 十有四而注以别為重則是伏羲因重為六十四明 首商曰連山艮為首問曰周易乾為首詳問禮別皆六 言乎且又經有明證今舉以與子明辨哲之問官太卜 其别皆六十有四注謂易者撰養變易之數連山 學齊佔罪

陰 陽有竒耦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 重之為六十四文王拘於羑里作卦解周公作爻解 金定匹库全書 本義亦云六畫者伏義所畫之卦伏義仰觀俯察見陰 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而朱子元晦易 伊川程子亦云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 子作录解象解文言繫解說卦序卦雜卦謂之十異而 有四哉故唐陸徳明調伏義因河圖而始畫八卦 陽有各生一 一陰一 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為 **巻**. 耦以象陰見 因

KIND INT LIKE 我之謂矣注云逸書也又十七年太史曰在此月也故 詳至悉可信不誣矣今子不信周孔程朱之格言而感 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 六畫而為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其說至 左傳昭十年子皮歸謂子羽曰夏書云欲敗度縱敗 遷雄淺陋之誣說其為易也固哉或者解窮而退 三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 傳注引逸書之誤 學虧佔罪

禮記緇衣引兌命日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 馬故辨之以明傳注不可盡信如 是夏書只差一不字無可疑者而杜乃注為逸殊可訝 矣至如周太史所舉辰不集於房四言今見於肖征正 謂也注逸書也余按此兩節皆見於今文尚書如子皮 金月四月百書 子皮以為夏書固失之矣而杜預遂以為逸書失尤甚 所舉欲敗度縱敗禮兩言今見於太甲篇乃商書也而 **逸書與今古文之異** 此

12 1.13 mar 1.145 **駪駾征夫每懷靡及注疏引國語齊女告重耳云西方** 氏傳襄二十五年太叔文子曰書云慎始而敬終於以 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與書說命不同注疑逸書也左 且注云西方謂周也凡此或與今文差字脫文或不全 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病大事國語正文作實疾大事 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汪逸書也毛詩 登於明堂注周志周書也哀六年夏書曰惟彼陶唐帥 不困注逸書也文二年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 學齊佔平

謨外薄四海今定本作外敷四海恐非也疏謂見畢陶 以為辨證如毛詩注疏鴻鴈小序注引書曰天將有立 也惟是今古文之異有出於逸書之外者今略舉數則 載即是書序所謂錯亂磨城及五十九篇之外逸書可 民之父母為務意同武王所以為美又詩注疏引臯陶 為重也宣王之為是務言宣王之所為安集萬民是以 天將有立聖徳者為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 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為是務疏云今泰誓文言

金江四月五十十

といりゅん…い 其書自漢唐行於學官天寶間古文寝微下令廢其書 詩注疏乃孔潁達西漢注乃顏師古皆唐人也 而皆 **今文泰誓則非逸書今合觀古文今文尚書皆無此等** 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注令文泰誓也 謨而今文乃載之於益稷又西漢郊祀志引泰誓曰正 以今文代之而頗改其辭如洪範無頗改為無陂之類 不知二者何所取證耶余家有吕大防所刊古文尚 冊呂之序云得唐本於宋次道家皆隸古字且云 學斯化早

自出命此字極害義諸家注解咸莫能剖析今觀此 **凸蹬訓今文魯侯伯禽宅曲阜而已則令文衍字浜然** 文尚書費誓為首句元無命字其文止曰投戾柏命死 此本考之亦無二家所引泰誓之語也惟有費誓辨疑 古文由此遂絕而陸徳明獨存一二於釋文而已予 云魯侯命伯禽宅曲阜予當疑魯侯即伯禽也如何 語不可不正以剖析後世之感今文尚書貴誓首句

金分四月分書

|前漢律歷志引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 性風之以徳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 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 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 C 1.10 151 作在治忽注謂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在治忽三字於 出納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 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七始該三字今文尚書却只 舜七始詠 1.1. 學群化甲 惟聖人為能同

樂之目於下即此類也因併記之 聲孟康注引班氏所載云七始者天地 書云五玉王字當為樂蓋已有五瑞 武宏詞歲舜五樂頌亦是引班志舜修五禮五樂 詠三字甚新可加以舜字作詞題替頌之屬如徐子 為樂名以此則知漢初尚存此該施之祠樂予謂七始 義訓胥協也又禮樂志房中祠 金万四月分書 六律五聲 八音解家頗傅會及不若班氏所載七始 歌曰七始華始肅倡 即玉也且注列 四時人之始 注

無所本帝典以允執厥中而係之於道心惟微斯 不及心余故斷之以中者乃其心而為言然其說不為 余曰此正謂中字當指心而言而中庸一篇止言性 之也數語為疑余既因張室权蘭之問而答之矣後 大三日草山雪 明 有問中庸何以一字不及心而子以中為心曷所本乎 其心常者乃其性庸者常也合中與庸亦合心性而言 余頃在明新口講中庸大學篇義或者以其間中者乃 中庸心性 學繁化甲 而

庸首言天命之謂性即中之所發次言中者天下之大 於心故心能統之言有以主之也余故本此數 主宰於身情性心惟孟子橫渠說得好孟子惻隱之心 仁之端仁是性惻隱是情類從心上發出來橫渠曰心 主宰也又答景紹問心性之别曰性是心之道理心是 又云性本體也其用情也心則然性情該動静而為 子中庸序所云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故晦庵 性情是也蓋性者理也性是體情是用性情者皆 說 出

金万四万百量

P

大本言性而心在其中矣又晦庵謂中者心之體吕氏 然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 处正可見 1.45 者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此則中也者天下 性 中庸而不可言庸中心可統性故言心性而不可以言 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和者乃情也亦出於中之所發是 曰 庸與和乃性情也而皆統於心之中也中可統庸故言 性 心如胡五峰謂天命之謂性是性乃天下之大本也 何也曰心者知天地室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 W. 學所信果

唐李縣祚所集易傳李異島序引頗取之予近詳觀 裂其夤属關心今易作熏心而李本作關心且 上宜乎自能以夢吞三畫也其在艮卦之九三艮其限 **皆漢晉諸儒之解虞制一家頗多而** 也」 之變無往而非中矣余故斷之曰中者乃其心本諸此 亦云此心至虚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 金分四月全書 艮卦為開心 卷三 稍的切於玄弼 引奏 之 則

言熏灼其心未聞以坎水熏灼人也荀氏以熏為勲或 為關關守門人坎盗動門故属閣心古閣作熏字馬因 注曰限腰帶處也坎為腰五來之三坎為心属危也艮 **处已日年公前** 獨言象也尤為有理余又按艮為閣寺乃易繁解說卦 又誤作動皆非也大率鼎祚六十四卦皆指動文互 六十四卦皆觀繁解而獨於鼎言象何也象事知器 翻接引非曲學也 說非後人之所及又於鼎卦 學商化軍 鼎象也注引虞翻 故

卦之德切於人事以徳字言之可謂深得之矣然只講 易 也此九卦有徳有體有用深味之則方見切於人事之 基至巽徳之制皆以之字發明其徳此初陳也自履和 得初陳之事於再於三尚有餘意今推言之自履徳之 金月四月百十 而至至異稱而隱皆以而字發九德之體此再陳也 大傳三陳九卦孔聖有深旨馬横渠問繋解獨說 以和行至巽以行權皆以以字發九德之用此三 三陳九卦 陳 È

とこうしいたう 善謔隨對之曰案本草薑多食令人損智道非明民將 要也 與雪請誦去織功神明看朝徹自注云本草載薑久 論語鄉黨謂不徹薑食荆公當問其義於劉貢南貢南 以戲介甫之鑿於經學也介甫初然其說而徐悟其戲 以思之孔子方以道教人故勸民食薑以愚其智耳本 及晦庵朱文公詠子薑詩兩聨云薑云能損心此誇誰 不徹薑食 學新佔畢

注屈原天問朱文公常辨之云淮南子似因天問而 烏知其非哉 於仙而著鴻烈之書不足信也而後人多引淮南子以 古今靈怪之言莫極於淮南子蓋劉安惚慌誕妄自託 言之間無非教也彼貢甫之玩人喪德又近於侮聖言 子不徹薑食之意於乎聖賢格物之學見之於 常儀常娥之辨 話

金切四屋有書

去臭氣通神明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者非予因悟

大小日日日 八十五 美至明皇遊月宫而怪妄極矣余常觀漢志黃帝使義 充論衙及謝莊月賦後漢書注承訛因陋盛贊素娥之 為蟾蜍余又笑其豈有人而變為蟾蜍之理假如其說 娥羿妻也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之以奔月 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而每疑所謂常娥即因常 而化為蟾則蠢爾何形容尚爲得為月中仙乎其後王 為傅會之說也余曾超其所載常城一事許慎注云常 後漢張衡靈憲論送引之為證且云常城託身於月是 學衛化學

學者不觀正史及經注字義而惟怪誕之說是信是蓋 官注云儀義二字古皆音俄而洪丞相追引詩實惟是 云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洛濱注水神宓妃也羿射 說斷知諸人之妄以常儀為常娥明矣後因觀天問有 儀協不偏不頗而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然後自信其 儀字之誤而起紛紛之說然亦未敢臆决之也及讀問 而妻其妃也若以怪證怪則罪妻乃宓妃豈常娥 協在彼中阿樂且有儀亦協中阿太元亦以各遵其 耳

金切口戶有量

卷三

とこう声 ハルト 孝經說曰故物以天期四時節有晚早趣勉趣時無 候若今思日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又 以會天位注謂合此歲日月辰星宿五者以為時事之 0 方言歷日然竟莫明其所始至坡詩云老去怕看新歷 堯典雖曰歷象日月星辰然未當連文說歷日字後世 吾夫子所云未見好徳如好色也可不悲夫故為之辨 雖百家注之亦無有一人及之者余按周禮馬相氏 歷日字所始 學有信事 <u>+</u>

祥字余因謂之曰唐百官志改大理正為詳刑大夫國 詳刑字以為尚書呂刑篇告爾祥刑監于茲祥刑只作 後繼杰漕節重新極堂仍立鶴山之碑一時像屬咸 先師鶴山在遂寧漕解作極堂碑時攝憲書詳刑字余 金分四月全書 歷日經注本音 然是漢世已謂之歷日矣寶祐元年改歷名會天深得 天位皆此你也以此觀之則今之思法已詳備於漢時 祥刑詳刑字義之通 卷三

ここりあしい 字注謂善用刑之道然周禮太宰之職五日刑典以 經學故於傳注咸通馬蓋吕刑篇中告爾祥刑只作祥 注亦可通用也 刑只曰度作刑以詰四方即無詳字然詳刑字見於經 邦國注引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考今古文尚書吕 已用此詳刑字然不為無所本也當時顏師古輩留意 記云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本當三句各為 辨餕餘不祭 學商佔畢 勘

妻之下别作一義注云祭先也從甲處家故不祭則 以夫與父不得而祭其妻子也此何義也故朱文公先 **餃餘而祭之為褻且慢也此說明甚而世之俗儒薄夫** 其不可以餕餘而祭耳在禮生則婦 生嘗釐正之以為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非不祭也但明 日飽禮輕故不敢祭此義是也然於父不祭子夫不祭 義而本注乃於餃餘不祭下作一義注云食人之餘 父之餘既死矣則以鬼禮享之當用其嚴敬弗可 可餕夫之餘子

金江四月全書

大三日神 から 明朱子之說而厚俗云 載之意可謂淺恆余謂大易云坤為與然則地以與 淮南王安傳已有按與地圖之語第蘇林注曰與猶盡 世言輿地圖皆謂始於漢光武披輿地圖而 無易於此亦猶天形如倚蓋張衡作蓋天圖云 乃有泥古注而不祭妻子者是可哀也是可鄙也故發 輿 古聖賢名 地圖名 學齊化畢 不知前以 漢 名

档式生平所閱漢隸未有若是之小者而完好如新 突然每事各有漢隸數字字止五六分筆法精稳可為 斷 金与四月有書 子堅書余每閱之恨不得見其碑石之正在何所然甚 其中有一節云東州家間得三碑高廣各五六尺皆 石室壁間刻古聖賢義夫節婦及車馬人物其質樸 余大父武陽府君好古博雅生平精於篆隸行草殘碑 不為風日所剥泐且模印者尚寡故也乾道丁亥五月 刻靡不搜訪自集隸格 一册以補洪景伯漢隷之缺

欠三日日上 之令補完又未知其果否也因惜其漢隸存者寡矣 之後利缺多矣制捆又輦運寡之明新士夫殊無識者 憲梓部行部至資州則此碑在州宅博雅堂下經兵火 或祝融帝譽字作帝倍殊可以證古辨今後因護漕攝 文旨精嚴簡古非後世所及如祝誦氏不知其為沮誦 失其傳煙沒亡考故錄其碑而識其事以資考古君子 愛其伏義神農黃帝帝堯之賛及曾子老來丁蘭之賛 余奉祠歸過渝為學官言其事且以祖父所隷模本付 學解化果

之訪馬 范 也 農氏因宜教田辟土種穀以报萬民 金切四月分書 李善朱明妻 軍 EL. 氏無所造為未有者欲刑罰未施 裳 碑右 藺 父邪渠哺父 相 宅 伏戲倉精初造工業畫卦 梁高行 如 帝顓頊髙陽者黄帝之孫而昌子 姑娣兒 騎都 榆 尉 奉金者 母 卷三 休暑象 弟 藺 相如趙臣也奉壁於秦 章孝母 使者 結繩 李氏遗孤 黄帝多所改造 秋胡妻 董永千乘人 以理海内 忠孝 衞 帝

來子楚人也事親至孝衣服班連嬰兒之態今親有雕 君子嘉之孝道大馬 乎朱方後世凱式 理泉陰隨 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欠正司事 A. ... 物報乃借與 高辛者黄帝之曾孫也 侍郎專諸矣魚刺殺吳王 退為 管仲 細 刑 學齊佔果 丁願二 齊桓公 閔子騫母居喪移寒御 **曽子孝以通神明貫感祗著** 帝舜名重華夏禹長於地 帝堯放勲其仁如天其知 一親終後立木為父鄰 荆 軻 曹子利桓 秦武陽 魯莊

殺身以報知已 者 離春處士 金月四月 女其室失火取兄子往軟得其子赴火如亡示其誠也 於其頭二群 後母子 孝孫葬者 因古砰辨後漢建武中元四字年號及永惠年號 以正史傳之誤 白書 前母子 縣力曹右第 使者 湯父 韓王 齊繼母 長婦兒 聶政 乞漿者 齊王 東師節女 梁節姑女排者 義漿羊公 無鹽醚女 怨家攻 豫讓 鍾

時蜀抵卭筰徼外途實由此今已蕪廢弗治野人樵蘇 距今紹興二十有一年辛未凡千九十有三年蓋光武 從事日跋其碑云蜀郡禄治道自建武中元二年丁己 三十二年改為中元無建武字又按祭祀志改建武三 見之始傳墨本漢隷未有若此竒古也按後漢紀建武 年號云建武中元二年李巽島先生盡仁甫為雅州 雅安志云雅州古碑填有漢碑蜀郡禄治道記其碑紀 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此記與志合紀失之矣宋鄭

一大記り声をき

學齊化甲

之 改元復有建武二字轍妄以意删去故先定著建武中 元不冠建武事無明證固宜從衆也若使此記早出 存鄭公說頗從帝紀止稱中元蓋袁宏後紀亦止 元元年又謂流俗以帝紀為正久而未悟乃并列中元 公曹輯紀年通譜謂紀志俱出范氏而所載不同此 號疑以傳疑鄭公之慎也然續漢志實司馬彪所 紀傳寫脫誤蓋官書累經校定學者失於精審但 公謂俱出范氏則非矣及司馬温公作資治通鑑 稱 必

金片四月白書

信夫惜此記又不使永叔見之也 誤矣温鄭皆大儒於出入證據之學尤詳偶未見此煩 幽字珍儒臨邛太守宇文紹奕 字衮臣好古博雅士 馬其封石刻 州蒲江縣上乘院僧治基增築大殿闢地凡仭得古竁 真偽立見則鄭公必不併列兩元温公必不承范東之 有遺恨歐陽永叔留意集古録謂可正史傳缺謬記 二月十二日蜀郡臨卭漢安鄉安定里公乘校官禄 作两闕狀中有文二十九字云永意元年 又淳熙二年春叩

とこうらんい

Ą

學所佔甲

壽傳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則知其人當為學 則知古人所謂爵里刺先後如此其稱校官禄按韓 進說文表稱長安槐里公乘是也其書爵於鄉里之下 弗易也其鄉里則沿草不常不必深究曰公乘云者按 聞之亟命輦致郡齊龕之壁以余大父勤齋先生子堅 云此固漢隷無疑其曰蜀郡臨叩蓋兩漢因秦之舊而 平生留意篆隷碑刻俾原而釋之勤齋為考訂而跋之 百官表於爵之級為第八言其得乘公家之車許氏子

金定四月全書

とこうらんた 疑之某以宋鄭公紀年通譜考之自漢武以來以永名 官之屬矣官爵皆漢制也惟永意之號不見於史世猶 永嘉止一年質帝之立乃更本初之號熹之與嘉文字 不及此蜀刻也又不作嘉則其非晉固不待辨然漢之 同號按晉永嘉元年是歲丁卯李特據蜀改元建初己 按冲帝即位所改之元史傳相承以為永嘉與晉懷帝 元者二十有七以意名元者三碩未有以意連永者謹 五年矣特之子權自稱太武亦已三年西晉正朔之所 學齊化畢

審烏乎非此刻出於今日而文字初無少缺孰知漢冲 劉寬碑通借之類而後乃喜訛為嘉特偏傍耳其後 帝永嘉之為永熹也夫自古改元不無所本是年帝 易貿亂一年而改見於他文者幾希矧魯魚帝虎不啻 金分四月分書 以長久之義其太后之意敏或一 故劉寬碑書河東間意皆為間喜取悅喜以名元而 二歲梁太后臨朝按許子重說文意者悅也從喜從心 傳寧無記謬宋鄭公謂官書累經校讎學者失於精 時省文以意從喜如 冠

大正の事にい **宓設兮萬姓熹與滋時期叶韻其字從火此其明證安** 其 調意之與意古蓋通用如廣漢屬國侯夫人碑云神 跋 竟故其說又謂燕取有功安人之意似亦未為該洽 出此宋鄭公於廷熹之元謂字說熹為火熾疑漢從火 **熹鄧太后以謚法有功安人曰憙故取以易名恐亦必** 徳義若延其熹盛以冠 元幾矣若施之熹平光熹則又 知熹平光熹與夫和熹之熹不皆通為喜耶歐陽文忠 公好集古書以為可正史傳缺謬矣曩紹興辛未巽品 學所化里

鳳州追迹山有《家崖景徳二年軍人楊起忽入一 行於世矣余故表而出之以資學者辨證之助 故 未千九十有一年豈物之隱見事之晦明亦自有數馬 實其今因臨功校官之刻乃免正漢永嘉名元之凯是 李公因青衣蜀郡振治道記始克正建武中元紀號之 金はていたという 用巽崗故事且建武距卒未千九十有三千永熹距乙 不辟而書此二篇之文皆見於異島及勤齊本集刊 古糚鏡銘 洞

雅鏡不知何代之物而文義甚佳惜其不見於文集 次三日草 上十二 聞後有風雨聲既出穴鏡存而匣已爛矣詳其文乃是 銘三十二字曰煉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 穴穴中有石作鏡架 國朝天禧元年封汾州介之推廟為潔惠侯元符三 獨見於郡志故傳錄之以補款識之一云 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繡幌俱涵影中方取鏡 夷齊泰伯封諡 坐鏡圍五寸背鑄水族回 學齊化里 辛二 骤 而

周昌傳吕令側耳東箱聽注師古曰正寝之東西室皆 政 侯東方朔為智辨侯並行制見於國朝大部令中而 史往往不盡登載也 七月封伯夷為清恩侯叔齊為仁惠侯吳泰伯為至德 和初定命婦八階孺人次以室人後改為安人亦見 大記令今職源等書亦不載也 改室人為安人 東箱字

自じて 人と言

乎為之牧守充聖門之意及聖主之心申飭而勞勉之 君之乃斯民休戚之寄故曰可以寄百里之命然必在 於為室為令之戒而他職不與馬實以得百里之地而 邑令乃字民之官關係攸重魯論一書吾夫子獨丁寧 厢告非是 且霓恤通情以待之其不我從而厲民者必汰斥之則 曰箱言似箱箧之形余謂此說得之今世誤作東廂西 守令以爱民為心

朱徽文公表而出之以為儒生作牧之式民之幸也其 來守令與斯民都是同胞 後真西山希元帥牧潭州會長沙十二縣室有詩云從 為感動余因數王梅溪固自得聖門勉邑室之遺意而 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 說王十朋詹事守泉州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思告以 爱民之意出一絕以示之曰九重天子爱民深令尹宜 民勢可小康矣余曹觀朱文公語録所載一事云楊 盃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 體親豈有脂膏供爾禄

金元匹庫全書

大三の早上号 |江作會兩倅六邑室詩曰守令張官本為民恫療無異 溪燬意固一世名徳足以聳動貪酷之更而褫其魄然 興孝弟問問謹勿致順中與君共樂一盃酒化作人家 切吾身但令六縣皆朱邑何必黄堂有信臣田里要須 點點春及移鎮宣城又有飲諸縣室詩二賢同本於梅 Ð 山十二室古風一長篇甚惻怛近年王實齋去非守平 思痛痒切吾身此邦祇似唐時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令 湘春一色酒直須散作十分春及帥福唐又有會三 學齊佔畢 Ī

罪人乃吕司馬之罪人也可不深嗟而甚疾之耶余将 之流何足道哉而愛民之心乃能如此則今之為太守 宜疲人識信每先期令朝臨别無他祝雖是蒲鞭也莫 金月四屋有電 為殿最烏乎之人也不寧為孔聖及朱子之罪人也 者不恤縣令虐取厲民於諸邑惟視其督課之多寡以 實梅溪西山實齋之罪人也抑又可惜而為三君子之 余曹觀唐日溫知衡州送毛令絕句曰布帛精廳任土 則知王梅溪又體此意而推廣之也吕温在八 司馬

之至有領其德政而相率詣本臺借留者又數儒冠之 訪之乃其舘客令狐叔子之作也然吳宰之政民甚安 指梓部六年常跋視民如傷四字每銓量本部知縣 欠三日年八十 反不鹖冠若也 而已吳宰又為一跋於其下詞音甚佳予怪其右列 諸石以上者獨江安馮室大足先室蓬溪吳军三人 辨灰酒 本蓋推廣明道先生之語也無問其知行之篤然 學職化罪 Ī Pp

陸放 絕句末聯云小爐低幌還遮掩酒滴灰香似去年言初 滴灰香似去年一句為證余又晒其不然蓋龜蒙初冬 善觀詩如此 冬圍爐飲酒蓋瀝滴在灰中而香仍似去年光景不 不放春醪如蜜甜則引證切矣如灰酒又引陸龜蒙 5四月全書 似灰香耳以上句觀之其義昭然此老精於詩而 **翁筆記又有云唐人爱飲甜酒灰酒如杜子美詩** īþ 井字出春秋井田記 何哉

五 也余因爱市井之名美起於此且春秋井田記不見於 日合巧拙五日通財貨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 中云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曰井田之義有 今人常談市井字莫考其證據此蓋出於後漢循吏傳 7.17 Int 1.14. 令之尾卜蓋有取於周太卜之克兆注云瓦兆帝堯之 他書獨此引用故表而出之以資博聞 一日無泄天時地氣二日無費一家三日同風俗四 えト 學商信甲 ニチナ

北其象似无原之聚醇是用名之 對於四月全書 學齊佔果卷三

とこり事と時 揚雄亦曰五復守於五何者蓋地數無過天數之理孰 欽定四庫全書 有地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是陽極也十者姑為 耦耳此横渠說也近世淺學徒知天大於地之 横渠書云天下之數當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親 學齊佔畢卷四 天大於地而包地 Ų 學衛佔果 宋 史繩 祖 撰 說始

之甲子歷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於離几三十卦 臆說也随儒以為始於關洛不曽明經耳 乾言大哉坤言至哉則知關洛先正之言皆本於經 十有四者乾配甲而起於子故六十四卦上經起於乾 至極也但天亦至極包籠於地非但至極又大於地 於橫渠余當考易注疏坤卦灵之正義云至哉坤元言 金号四万人四十 余曏作易菴記其中云易上經為卦三十下經為卦 天地節而四時成

此記己為蜀郡板行繆豪有年矣泊至公安竹林書 太初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為起歷之數本諸此 有來問曰公之易養記中天地節而四時成之說可 節之後是中字復起甲子而為一陽來復之兆故上元 三百六十爻文當一日而盡一年之候矣故曰天地節 至於節亦三十卦而三甲又盡且自乾至節六十卦九 少已日華在馬 明 而四時成是起於子而終於亥也而中孚等四卦繼 三甲盡矣下經起於咸之甲午歷損之甲辰震之甲寅 學所佔甲 也

大衍歷以為古今不易之數中黄之大寶是也節卦又 地草而四時成蓋草之象言君子以治歷明時欲以大 余應之日余於七日來復說已詳之矣余之此說蓋為 行之數作歷而大行之數其用四十有九也唐一行作 序卦而言之也孔子序卦草何以居四十九而灵曰天 發明至矣然節之後中字四卦於何施馬諸生所疑也 日六十卦有三百六十爻所以節之卦居六十也故 以居六十蓋節之隶言天地節而四時成蓋一爻為

金山人口一人

乾好逐否觀剥坤十二卦為自子至亥十有二月君辟 震光四卦列子午卯酉為冬夏春秋四時之正每卦分 象曰君子以制數則於以數而推天度之說合矣此蓋 **夕正り事任事** 文配二十四氣每爻直十五日以應七十二候而成三 内外兩之以為八節是為分至啓閉也四卦凡二十四 以序卦之爻数言之也若夫以六十四卦而配 百六旬之暮除此四卦之外餘六十卦以復臨泰壯夬 則其義又別蓋歷之為書取易六十四卦先以坎 學新佔軍

六十卦為三百六十爻而天度盡故曰天地節而四 氣皆自前月中氣而起故揚子雲作太元經以其初 六十卦總成三百六十爻為一歲直日之爻而每卦 準中孚故先儒言卦起中孚此歷家以配坎之初六為 六日七分積餘分成閏以定四時成歲所謂君辟之卦 之卦又以辟卦各統公鄉大夫諸侯四卦凡五而共為 而中多繼於節卦之後是陽氣復生於子故以為 月中氣而為算歷之首蓋易以卦起乾坤至節 時

金月四月百十

とこりをこれ 起於甲子實同而異異而同也易具萬變而包萬用 言也而節之後餘中字四卦則是已除起坎離震光四 大率乾坤至節六十卦凡三百六十久者此以序卦而 一群之卦之首以為陰陽消長循環之候皆自然之理也 一卦以配春夏秋冬節氣故以中字等四卦雜揉於六 卦中而為辟統公卿大夫諸侯之久而中孚與乾同 月之中氣而七日來復以復繼中孚為十有二月君 以求之可謂固矣問者說曰微公之詳辨無以 學群化畢

余日此 雷從木以 **未聞其中有一學易士友問曰大過本末弱也注雖** 其感也上手稱謝而去 正率諸生請講余為復講瀘南先天圖說衆皆稱 余曏奉祠. 為本而上為未然不完其所以為弱之義願詳 **汀四周全書** 大過本未弱未濟六爻失位 不難晓古文家體本字皆 歸里中舟過叙州易守乃江西人同倅范 陽畫藏於木之下而根林回暖故為本 無勾脚本末两字皆

六爻初三五為陽位二四六為陰位此卦坎下離上初 問 也問者曰諸儒之解未有如此 欠已日年上午 卦六爻皆失位未有明其失位之說余祭曰大率每卦 爻為陽位而六以陰居之二爻為陰位而九以陽居之 **允上以四陽畫積於中二陰畫處於初上猶之木馬上** |百伊川在成都講易有一桶匠過之指未濟卦曰此 陽畫散於木之上而枝葉向榮故為末而大過異 下短本末弱也故曰棟橈凶是以木之字義而為言 學輸化單 說之詳也又有一老儒

記詳講天地之數止於九而已是乃先天後天之同 義亦未有如公此說之詳明也願筆之以幸後學馬然 余曏在瀘州講先天圖卦及為帥幹任文虎作讀易堂 余亦未敢自是其說為盡也 亦猶二陰居初上四陽居中惟大過為然也老儒曰此 **餘四爻皆然是六爻失位也凡六十四卦惟未濟為然** 金万四是白量 乾元用九天下治 汰

蓋先天之數九數也後天之數上下經序卦圖反而視

たにりむとち 為 之間及乎巽坎艮坤之間亦莫不皆然蓋先天兩卦 優之外卦為乾即九數矣大畜之外卦為艮夬之外 觀之也自環圖外卦觀之則乾兒之間泰之外卦為 震於西以當異五上下相合數皆為九此自環圖內 於臨乾兒對峙之卦為八箇九數以至光離之間離雹 對坤八居允於二以直艮七處離於三以配坎六 **光亦九數矣由大畜而上以至於乾自光而下以** 學所佔罪 列

皆成十有八卦始終亦不出九數也故先天位乾於

用若知乾之一卦可以該六十四卦知九之為數可 總乎三十六義文之易先天後天皆以乾為首以九為 生重卦八是三十六而因為六十四也而為易之體後 周乎六十四後天衍洛書之九而分上下亦各二九 天震兒兩卦相對為九餘六卦左右相對上下經皆為 以為易之用先天因河圖之九而分左右皆疊二九而 二九十八反覆變互為六十四卦而約為互體三十六

金儿口山山

下相對而為九餘六十左右相對亦為九以八

經卦各

蜀眉 乎天則可謂精無帙遺先賢之未盡及也敢問乾元 門求為講切或有問余曰公之高文中乾元用九乃見 之極故曰九者究也言究極也是說已見之繆豪誤為 盡六七八之数蓋以天之終數九而乾為天是九者數 也然遠數之不能終悉數之更僕未可終也令試為 九天下治也何以見其用及治乎余亟應之曰大哉 祠請因寓馬蜀士之寓於竹林南士之仕於渚宫者踵 郡刊行於時矣會余以君命召舟抵公安力

尺三司声公司

學衛佔果

官伊之欽時亮功必三載考績三考點防幽明是通為 巽位是堯用九而天下治也舜之受終文祖亦首命九 變時雍至蘇之治水亦俟其九載績用弗成而後咨岳 治也巍巍荡荡無得而名然帝典之首不過曰克明俊 舉二帝三王之用九及治者而言之大哉堯之為君 九載也而後釐下土設居方又作九共九篇注謂共者 也是舜用九而天下治也若夫三代則愈詳矣夏禹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而百姓昭明萬邦協和黎民於

金切四屋有書

とこり見いる 等而九州攸同四海會同是禹之用九而天下治也 數寓於九鼎以至田賦有上中下三等三而三之為 縣重八千一百斤九縣共七萬二千九百斤以應七百 而作九歌不寧惟是而又牧九牧之貢金以鑄九鼎鼎 至於九川滌源九澤既陂而六府三事允治以叙九 之治水也雖曰天錫九疇而別九州疏九江播九河迄 有三足九鼎共二十七足以應三九二十七會之數每 二十九章之數且應二朞之日則是以九疇元會章之 學新化平

商湯之盤銘不過九字曰徳日新 取諸井字開方八維與其中而為九蓋九夫為井三二 新其徳以親九族而懷萬邦也故受天命而有九有之 命所言徳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是必欲 乗之為二十四坤之策也以 九也四井為邑三十六數乾之策也坤之數六以 郭訪箕子而叙九畴以故三代之通制如井田之制 躋聖敬而式九圍之命皆用九以治也及成周定 井論之則是一生三而 日日新又日新而 四

金江四屋全書

定九章之服取八卦之名物建太常於中而定九旗之 **號王制之定九畿周官冢宰居六官之首而以九** 士以理内外之治皆九數也以至成周升三辰於旗而 又E日年 上時 九兩繁國民六典之中以九為目不可緊 三生九以三井論之則是二十有七以九井論之則是 十有一 民以九賦 御妻外而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 應於九疇之數故內而三妃九嬪二十七世 飲財賄以九式節財用以九貢致邦 · · 學衛佔軍 舉非用 職 用

聖賢之言的如日月帝王之治浩如乾坤三代以下因 手曰高哉言乎又昔賢之所未及也吾乃知吾學齋之 陋就寡何足以知用九之事哉其治少可知矣或者飲 於人事之戒三舉九經於中庸以斷為天下國家之要 聖之言君子有九思又三陳九卦之徳於大傳以為 金岁四月月青 治而何匪獨以治天下也如臯陶之陳亦行有九徳 所學矣因退而筆之以俟博洽者而是正鳥 禹直鼎卦

或云髙宗代鬼方或云帝乙歸妹三代之令王皆取之 取諸乾坤以至舟楫杵臼弧矢棟守棺榔書契於十 益日中為市取諸噬嗑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 故自包犧氏近身遠物始作八卦作結繩為網罟以 孔子易大傳謂聖人制器尚象以應形而下者謂之器 C1.17 101 1.11 諸卦录象之爻或云湯武革命或云文王箕子之明夷 以漁蓋取諸離神農氏為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 皆有取象而五帝之後三代之先獨遺夏禹其散在 學解化學

尚象莫大乎鼎故鼎卦之录曰鼎象也注云法象也余 問其詳趙丈云余舉其要矣子詳思而求其所以直卦 直卦禹乃令王之顯顯者而不取之直卦或爻甚可疑 之由却見示可也余紬繹累日而方得其義蓋以制器 馬余曏時在鶴山書院會一老趙丈今伯美中舍之族 金定匹库全書 乃悟禹之明徳大功固非三王之可及鼎之法象大器 祖明易有根據鶴山亦敬之余是時方從鶴山授易 日當以此質疑於老趙丈趙丈云禹當以縣直卦余

一大記司師公子 傳謂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五帝皆相禪至禹 方傅之子鳥又合於序卦之義矣且震卦之注疏云長 自火化之後鑄金而為此器一有烹飪之用一有物象 子則正體於上可以奉承宗廟尋器守而不失又合於 君子以正位凝命且鼎卦之下即次以震卦而孔子大 又非諸卦之可比因詳觀鼎之注疏云鼎者器之名也 法則與左傳所云禹权九牧貢金鑄鼎以象九州 知神姦而魑魅罔兩之莫逢事固脗合而鼎大象謂 學衛佔軍

處名曰昧冥之谷史記注引孔安國云日入于谷而天 尚書堯典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正經注疏云日所 學也子以思而得之甚可喜也余因以是復之鶴山先 大傅主器之說矣余以是復之老趙丈趙云是余之所 必有其說矣且識之以資博洽云 生先生云其義無以易此然易經三聖人矣不明言之 下冥故曰昧谷以為羲仲宅賜谷之對其義坦濫明 昧谷柳穀

金万四月全世

改史記堯本紀中命和仲居西土 日昧谷徐廣注日 者是濟南伏生書柳文見今尚書云宅西曰昧谷此周 聚且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注疏遂云柳者諸 たこりき たら **命味中完鹵曰旺谷旺乃古珠字初無柳谷之文及旁** 禮注及疏之說也然余及漢隸古定古文尚書止云分 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其云書曰 矣而周禮縫人衣曌柳之材注柳之言聚也諸飾之所 柳谷亦日入處地名太史公帝紀務變易二典正 學所佔甲

易夬之九五蒐陸夬夬古注云蒐陸草之柔脆者也决 劉歆時方奏立博士胡康侯父子已枚數其失而唐人 先儒固已評之徐廣因而以柳谷地名注之亦已淺陋 金片四月白書 至周禮之注又變為柳穀則併谷字而易其文周官至 不容巧為之說益知訓詁傳注之傳會如此也 儒義益遠矣至若改谷為穀又無其義雖漢注唐疏皆 正義又鑿說以諸色而易諸飾以證柳谷之義其視漢 **苋陸夬夬稱人莧字甚新**

蕢赤莧釋曰亦莧一名 黃今莧菜之赤蓝者也又曰遂 莧陸一名商陸皆以莧陸為一惟董遇云莧入莧也陸 陸也則以莧陸為一物宋東云莧莧莱也陸商陸也虞 商陸也以莧陸為二終不訂其或一或二異名之說余 たこうる ハトラ 因謂釋經莫若爾雅為正且祖因證之爾雅疏草部云 夏傅云莧陸木根草莝剛下柔上馬融鄭玄王肅皆云 之至易故曰夬夬則以莧陸為一草至馬鄭云莧陸商 云莧蒉也陸商也然後別而為二至注疏正義乃引子 學科化畢

蒐紅色者謂之紅人蒐後又别載馬齒蔥點後詳人蒐 方得之蓋本草云莧實一名馬莧行義曰苗又謂之人 度世有稱馬齒莧者故以人字别之遂旁求於本草而 又特愛人道二字甚新可謂詩料而前人未之有舉意 謂之菜虞謂之膏董謂之人見二家之說得之矣然余 說則蒐自蒐陸自陸蒐為某陸為草其為二物明甚宋 **鹅釋曰樂草商陸也一名當陸初無蒐陸一名商陸之** 金污四月全書

馬道之别因謂君子耻

一物之不知子又謂學詩可以

夕日日日上 唐人作詩雖巧麗然直有不曉義理而淺陋可笑者如 旁引百家之可證據者而及訂方為有益余平生爱食 多識草木之名因謂讀經當併傳注而讀傳注有疑則 赤蒐有仙人或者亦服其精贍也 明州有赤苑山土傳赤苑仙人所種遂作小絕云易稱 紅莧或以為笑至是方知赤莧之見於注疏且閱圖經 人莧美柔英夬决窮陰日旅辰不以色紅為貴尚何因 閏月無中氣 學商佔甲

是古人用墨以器和之如莊子所云舐筆和墨是也硯 九經有筆墨字如史載筆工輸削墨之類而無硯字意 只是一次而則無中氣雖置閏之年亦只是十二箇月 李賀十二月詞又有閏月一首其中一句云天宫葭琯 二十四氟節候無十三箇月氣候之理今官歷自可見 灰琯豈有剩飛一月之理乎姑舉其一如是者甚多也 **灰剩飛是以閏通為十三箇月也不知葭灰之飛每月** 九經所無之字

金号四月百十

黎毛颖傳止稱為陶泓及國初而硯以譜行端骸二石 擅名天下矣九經中有燭字如夜行以燭偶坐執燭燭 户三日年 Air 今炒麥至王莽始有啖麪及鰒魚之文九經無茶字或 是以五金鑄之也九經中無麪字周禮所謂麷只是如 不見跋是也而無燈字至漢竹宮祠太一自昏至曉然 砚然字不見於經也且唐人多只是以充為砚故昌 故有七枝燈百枝燈之類然上林鐙字却只從金旁 雖見於西京雜記天子以玉為硯及異書引帝鴻氏 學點化罪

先儒體用字或以為出於近世非也乾元亨利貞注疏 和用 中只有茶字耳九經中無政字至宋玉九辯大苦鹹酸 云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言天之體以健為 安獎少翁賣敢號政獎是也九經中無醋字止有醢 注大苦政也又史記貨殖傳鹽政干荅前漢食貨志長 言茶苦即是也見於爾 鱼灯四屋台書 酸而已至漢方有此字 體 用字 雅 謂之慣若則是今之茶但經 及

大三日年八号 符篇載成王冠祝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雅祝王独 書分析而為篇目又其間勘學一篇全是荀子之解保 大戴記一書雖列之十四經然其書大抵雜取家語之 並見最為詳悉余謂體用字當本諸 又天行健注疏云天是體名乾是用名健是其訓三者 租王 為祀辭 篇全是賈誼疏以子史雜之於經固可議矣其公 侺 成王冠頌 回達而勿多也 Ų 學衛信甲 少解多別不 连史 此 视雅曰使王 定雍

髙 而未知祝雅解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為長 家語云周公冠成王而 先帝之光耀岫叫以承皇天嘉禄欽順仲夏之吉 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息於財 春パ プロ 然予考之於家語冠頌 祖清廟六合之内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無極沒 元服推遠雅免之幼志 晚怕崇積文武之罷德肅 遵兹大道郊或游為東集萬福之休靈始加 一人ノコー F 朝于祖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連 卷四 則大戴所取前後文皆 而此親賢使能陛下離 嗇 於時 同 9 出名 惟 百凡 顯 明

2 華以陛下字出於秦去之 家語止稱王字解達而義明當以家語為正其後張 典 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大戴所載解己冗長視 方定皇帝及陛下之稱周初豈曾有此可謂不經之甚 去王幻志心衮職被服有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 物亦載此頌與大戴所記一同但去陛下前後四字 雅固不類矣而祝解內有先帝及陛下字皆秦始皇 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領曰今月吉日王始加元服 學科治學 誠是矣而不悟先帝字亦 華 祖 此

置之空墠之地又王霸記曰正之者殺之也又王霸記 周禮大司冠注引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又王霸記 童稚數字余漏刊先秦文章續集已刊張華博物志所 之解為正而不誤後學云 周語也其間又差仲夏之吉日為仲壹之言曰稚免為 日殘减其為惡又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 紀偶因參及家語及大戴記因並載而詳辨庶定家語 王霸記 日

銀定四庫全書

巷四

にこう いいい 處余謂杜子美詩史亦然惟其字字有證據故以史名 先儒謂韓昌黎文無一字無來處柳子厚文無两字無來 語並無篇名不知漢儒何所本也 此篇於他書意其刑章之事及閱西漢藝文志春秋 政法不循也又王霸記曰悖人倫內外無以異於禽獸 十三家無此記又於刑法家亦無之又考大戴記及家 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凡六舉於司冠之注而不見 詩史百注淺陋 學廟佔畢

容易及易注疏咸臨正義日須商量事宜皆本諸 杜陵而輕使俗語耶 數條言之若云斟酌姮娥寡蓋出於易注疏臨卦九二 嫩葉商量細細開蓋出於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談 正義曰須斟酌事宜有從與否若云繁枝容易紛紛落 而近世所集注雖曰百家實則未詳至於字稍淺近遽 云此蜀之俗語以縣之何其淺陋飲令試舉其至淺者 劉禹錫以六經注有錫字而無餘字故不敢用孰 可笑可笑 經 何

金月四月月日

とこり与から 之首先儒謂古者大刑用甲兵兵固刑之一也然余當 班孟堅西漢書有刑法志而無兵志兵制列於刑法 也天只不諒人只而又云會言近止征夫通止則騷 屈原小招句句用只字蓋當時語助晦卷辨證已摘其 只止同一字義明矣 中陟降堂只與詩陟降庭止同字義矣然余人以詩 西漢無兵志 騷雅只止字同義 學解化甲 志 母

始施之理財令郡縣 而虐民 並 白 推其元則帝與命阜陶曰蠻夷猾夏冦賊姦宄汝作 正公作潛虚云唐虞時禮樂之官析為二兵刑之官 金月四月五世 鄂渚來說本州催雜甚急自机而笞笞而杖杖而 用也余數曰古者五刑 于五刑以弼五教則是兵刑固合為一矣故司馬 詳略之間意可見矣此說極高明近有鼎科 耶為军曰此論偉矣然古者五刑以 以上至朝端刑事以理財 以弱教今也五刑反以督 弱 教而未 机 往

錯繆也 とこり 大者證萬章塗原沒井象入舜官之問以為然也至桃 教之不明未當問也余極數其言因哀叔末之世如此 應有瞽叟殺人之問雖曰設疑似而請然亦可謂無稽 精詳殆近世筆記之冠冕也然余見其三筆第五卷有 洪文敏公景盧著容齋五筆援引該洽證據辨論極為 云孟子記舜事多誤故司馬公等皆有疑非之說其最 容齊五筆論孟子記舜事多誤之言未審 學群佔畢

問非為解費也洪公疑之過矣且司馬温公疑孟五峰 得已也而孟子題解亦止云其難疑答問之書今洪之 之感余謂洪公此言過矣當七國之時處士横議邪 所疑乃孟子因萬章而難疑非記舜事也因桃應而答 之言孟子拒而不答可也顧再三為之辭宜其起後學 孟子以正人心息邪說為事正恐後世有感其說而疑 **殄行滋熾當時弟子如萬章之徒皆以一時所聞為** 傳疑故委曲開晓以破其說故云余豈好辯哉予不

金坛四月全書

マニフラ ニュー 感也故引胡五峰朱考亭之言以訂之云 經固當師朱子之說而破洪公之疑也余深恐後學之 心且愚謂執之而已非洞見卑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 者也余謂孟子深得臯陶之心朱子深得孟子之心談 朱子又從而釋之曰龜山當言固無是事此只是論舜 胡子已著釋疑凡十四條而明之矣至桃應一 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 繪事後素 學蘇佔軍 主 條晦卷

金京四月至書 管轄遠不信數 後漢任延傳帝謂延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 後素功注云白来後布皆繪事後素之義論語五經之 之喻禮余已詳紀於前矣後因讀諸經若周易賁卦上 論語夫子答子夏云繪事後素此句雖逸詩然夫子以 庸謂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問官考工凡畫饋之事 九白賁无咎注謂處飾之終錦終反素故象曰得志中 忠臣不私不和之辨

榜厥聲至如帝典則曰同寅協恭和東哉傳謂九官相 作私字而温公通鑑乃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而於考 遜和之至也豈嘗以和為不忠耶莫極於夫子謂君子 **和又咸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詩謂既和且平穆** 则 異曰高峻小史私字作和義稍長今從之以絕祖繆見 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本傳只 不和聖賢所疾之字如乾卦利者義之和又日保合太 不和字不長於不私字矣和者經傳聖賢所美之字

火之口事主等 图

學商佔軍

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物 老學養筆記其中一條云聞人茂德博學士也言沙糖 當從本傳 金児四人人 則 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語不和鳥得為忠耶 不私則義却長矣語謂事君之道無私無私則至公公 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者等自此中國方有 不阿諛次無善事上官矣於延之對光武義乃長矣 煎糖始於漢不始於唐 卷四 至 云

大三日華白馬 糟字止訓酒粕不以訓 為蔗飴曰飴曰餳皆是堅凝可含之物非糟之謂其曰 是煎蔗為糖已見於漢時甚明而說文及集韻並以 所獻甘蔗錫而二禮注飴字俱云煎米蘖也一名錫則 人固不足責老學卷何至信其說而筆之余按宋玉大 沙糖凡唐以前書傳及糖者皆糟耳是未之深考也間 柘漿析朝酲注謂取甘蔗汁以為飴也又孫亮取交州 招已有柘漿字是取族汁已始於先秦也前漢郊祀歌 學衛佔甲 糖何可謂煎族始於太宗時而 Ĭ

金号四位台書 前止是糟耶余故引經注漢傳而證其誤云 字詩不始於東坡

姑園狡獪加問關又有郊居江干堅關為一首及四言 坡 歸耕稼供藥結公貴幹國高中冠改更句格各零喫 果姜桂交荆菅帝孤甘掛汲古綆僥鼰敢揭鉤今竿 公詩集中有和郭正輔 一字詩云故居劒閣 隔錦官

文為戲余曾觀唐人姚合少監詩集中有洞庭清萄

首亦名喚語詩注家及若溪漁隱俱以為公出意以

夕三日 阜八子 則 寮陰煙壓幽屋濛密夢冥苗清秋青且翠冬到凍都 因前人之體而為戲耳若直指為坡則寡見可笑矣 此體已具矣坡公不過才高記博造句傑特有來處 云苗藤洞庭頭引葉漾盈搖皎潔鉤髙掛玲瓏影落 學新佔軍 甚四